

為其策宜啓天子更請精兵并勒諸州有南人
沒此者悉須部送顥欲從之元延明說顥曰陳
慶之兵不出數千已自難制今增其衆寧肯復
為用乎權柄一去動轉聽人魏之宗社於斯而
滅顥由是致疑稍成踈貳慮慶之密啓乃表高
祖曰河北河南一時已定唯尔朱榮尚敢跋扈
臣與慶之自能擒討今州郡新服正須綏撫不
宜更復加兵搖動百姓高祖遂詔衆軍皆停界
首洛下南人不一萬羗夷十倍軍副馬佛念
二百廿

言於慶之曰功高不賞震主身危二事既有將
軍豈得無慮自古以來廢昏立明扶危定難鮮
有得終今將軍威震中原聲動河塞屠顥據
洛則千載一時也慶之不從顥前以慶之為徐州
刺史因固求之鎮顥心憚之遂不遣乃曰主上以
洛陽之地全相任委忽聞捨此朝寄欲往彭城
謂君遠取富貴不為國計手救頻仍恐成僕責
慶之不敢復言魏天柱將軍尔朱榮右僕射尔
朱隆大都督元天穆驃騎將軍尔朱吐没兒榮

長史高歡鮮卑芮芮勒衆號百萬挾魏主元子
攸來攻顥顥據洛陽六十五日凡所得城一時反
叛慶之渡河守北中郎城三日中十有一戰傷
殺甚衆榮將退時有劉助者善天文乃謂榮曰
不出十日河南大定榮乃縛木爲筏濟自破石
與顥戰於河橋顥大敗走至臨潁遇賊被擒洛
陽陷慶之馬步數千結陣東反榮親自來追
值嵩高山水洪溢軍人死散慶之乃落須髮爲
沙門閒行至豫州豫州人程道雍等潛送出汝
陰至都仍以功除右衛將軍封永興縣侯邑一
千五百戶出爲持節都督綠淮諸軍事奮武將
軍北兗州刺史會有妖賊沙門僧強自稱爲帝
土豪蔡伯龍起兵應之僧強頗知幻術更相扇惑
衆至三萬攻陷北徐州濟陰太守楊起文棄城
走鍾離太守單希寶見害使慶之討焉車駕
幸白下臨餞謂慶之曰江淮兵勁其鋒難當卿
可以策制之不宜決戰慶之受命而行曾未浹辰
斬伯龍僧強傳其首中大通二年除都督南北司

西豫豫四州諸軍事南北司二州刺史餘並如
故慶之至鎮遂圍懸瓠破魏潁州刺史婁起揚
州刺史是云寶於溱水又破行臺孫騰大都督
侯進豫州刺史堯雄梁州刺史司馬恭於楚城
罷義陽鎮兵停水陸轉運江湖諸州並得休息
開田六千頃二年之後倉廩充實高祖每嘉勞
之又表省南司州復安陸郡置上明郡大同二
年魏遣將侯景率衆七萬寇楚州刺史桓和陷
沒景仍進軍淮上胎慶之書使降救遣湘潭侯
退右衛夏侯夔等赴援軍至黎漿慶之已擊
破景時大寒雪景棄輜重走慶之收之以歸進
號仁威將軍是歲豫州饑慶之開倉賑給多所
全濟州民李昇等八百人表請樹碑頌德詔許
焉五年十月卒時年五十六贈散騎常侍左衛
將軍鼓吹一部謚曰武救義興郡發五百丁會
喪慶之性祗慎衣不統綺不好絲竹射不穿札
馬非所便而善撫軍士能得其死力長子昭嗣
第五子昕字君章七歲能騎射十二隨父入洛

於路遇疾還京師詣鴻臚卿朱异异訪北間形勢昕聚土畫地指麾分別异甚奇之大同四年為邵陵王常侍文德主帥右衛仗主敕遣助防義陽魏豫州刺史堯雄北間驍將兄子寶樂特為敢勇慶之圍懸瓠雄來赴其難寶樂求單騎校戰昕躍馬直趣寶樂雄即散潰仍陷溱城六年除威遠將軍小岷城主以公事免十年妖賊王勤宗起於巴山郡以昕為宣猛將軍假節討焉勤宗平除陰陵戍主北譙太守以疾不之官又除驃騎外兵俄為臨川太守太清二年侯景圍歷陽敕召昕還昕啓云採石急須重鎮王質水軍輕弱恐慮不濟乃拔昕為雲旗將軍代質未及下渚景已渡江仍遣率所領遊防城外不得入守欲奔京口乃為景所擒景見昕殷勤因留極飲曰我至此得卿餘人無能為也令昕收集部曲將用之昕誓而不許景使其儀同范桃棒嚴禁之昕因說桃棒令率所領歸降襲殺王偉宋子仙為信桃棒許之遂盟約射啓城中

遣昕夜縋而入高祖大喜敕即受降太宗遲疑累日不決外事發曳昕涕之知猶依期而下景邀得之乃逼昕令更射書城中云桃棒且輕將數十人先入景欲畏甲隨之昕既不肯爲書期以必死遂爲景所害時年三十三

蘭欽字休明中昌魏人也父子雲天監中軍功官至雲麾將軍冀州刺史欽幼而果決趨捷過人隨父北征授東宮直閣大通元年攻魏蕭城拔之仍破彭城別將郊仲進攻擬山城破其大

三

梁書傳二十六

十

显祖

都督劉屬衆二十萬進攻龍城獲馬千餘匹又破其大將柴集及襄城太守高宣別將范思念鄭承宗等仍攻厥固張龍子城未拔魏彭城守將楊目遣子孝邕率輕兵來援欽逆擊走之又破譙州刺史劉海游還拔厥固收其家口楊目又遣都督范思念別將曹龍牙數萬衆來援欽與戰於陣斬龍牙傳首京師又假欽節都督衡州三郡兵討桂陽陽山始興叛蠻至即平破之封安懷縣男邑五百戶又破天濼蠻帥晚時得

衡州刺史元慶和為桂陽人嚴容所圍遣使告急欽往應援破容羅溪於是長樂諸洞一時平蕩又密敕欽向魏興經南鄭屬魏將托跋滕寇襄陽仍敕赴援除持節督南梁南北秦沙四州諸軍事光烈將軍西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增封五百戶進爵為侯破通生擒行臺元子禮大將薛雋張菩薩魏梁州刺史元羅遂降梁漢底定進號智武將軍增封二千戶俄改授持節都督衡桂二州諸軍事衡州刺史未及赴職

魏遣都督董紹張獻攻圍南鄭梁州刺史杜懷珪請救欽率所領援之大破紹獻於高橋城斬首三千餘紹獻奔退追入斜谷斬獲略盡西魏相宇文黑秦致馬二千匹請結隣好詔加散騎常侍進號仁威將軍增封五百戶仍令述職經廣州因破俚帥陳文徹兄弟並擒之至衡州進號平南將軍改封曲江縣公增邑五百戶在州有惠政吏民詣闕請立碑頌德詔許焉徵為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尋改授散騎常侍安南將軍

自廣州刺史既至任所前刺史南安侯密遣
人置藥於食欽中毒而卒時年四十二詔贈侍
中中衛將軍鼓吹一部子夏禮侯景至歷陽其
部曲邀擊景兵敗死之

史臣曰陳慶之蘭欽俱有特略戰勝攻取蓋頗
收衛霍之亞歟慶之警悟早侍高祖既獲舊恩
亦之謹肅蟬冕組珮亦一世之榮矣

列傳第二十六

梁書三十二

梁書傳二十六

三十二



梁書

列傳

二十七之三十八
卅三卷卅甲

列傳第二十七

梁書三十三

散騎常侍姚

思廉

撰

王僧孺

張率

劉孝綽

王筠

王僧孺字僧孺東海郟人魏衛將軍肅八代孫
曾祖雅晉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祖准宋司徒
左長史僧孺年五歲讀孝經問授者此書所載

二百五十一

梁書傳二十七

一

本字

述曰論忠孝二事僧孺曰若爾常願讀之六歲
能屬文既長好學家貧常傭書以養母所寫
既畢諷誦亦通仕齊起家王國左常侍太學博
士尚書僕射王晏深相賞好晏為丹陽尹召補
郡功曹使僧孺撰東宮新記遷大司馬豫章王
行參軍又兼太學博士司徒竟陵王子良開西
邸招文學僧孺亦遊焉文惠太子聞其名召入
東宮直崇明殿欲擬為宮僚文惠薨不果時王
晏子得元出為晉安郡以僧孺補郡丞除候官

令建武初有詔舉士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表
薦祕書丞五暎及僧孺曰前侯官令東海王僧
孺年三十五理尚樸約思致悟敏旣筆耕爲養
亦傭書成學至乃照螢映雪編蒲緝柳先言往
行人物雅俗甘泉遺儀南宮故事畫地成圖抵
掌可述豈直鼯鼠有必對之辯竹書無落簡之
謬訪對不休質疑斯在除尚書儀曹郎遷治書
侍御史出爲唐令初僧孺與樂安任昉遇竟陵
王西邸以文學友會及是將之縣昉贈詩其略

三百卅一

梁書傳二十七

二

太亨

曰惟子見知惟余知子觀行視言要終猶始敬
之重之如蘭如芷形應影隨曩行今止百行之
首立人斯著子之有之誰毀誰譽修名旣立老
至何遠誰其執鞭吾爲子御劉略班藝虞志荀
錄伊昔有懷交相欣勗下帷無倦升高有屬嘉
爾晨燈惜余夜燭其爲士友推重如此天監初
除臨川王後軍記室參軍侍詔文德省尋出爲
南海太守郡常有高涼生口及海舶每歲數至
外國賈人以通貨易舊時州郡以半價就市又

買而即賣其利數倍歷政以爲常僧孺乃歎曰
昔人爲蜀部長史終身無蜀物吾欲遺子孫者
不在越裝並無所取視事晷月有詔徵還郡民
道俗六百人詣闕請留不許既至拜中書郎領
著作復直文德省撰中表簿及起居注遷尚書
左丞領著作如故俄除游擊將軍兼御史中丞
僧孺幼貧其母鬻紗布以自業嘗攜僧孺至市
道遇中丞鹵簿驅迫溝中及是拜日引騶清道
慙感不自勝尋以公事降爲雲騎將軍兼職如
故頃之即真是時高祖製春景明志詩五十字
敕在朝之人沈約已下同作高祖以僧孺詩爲
工遷少府卿出監吳郡還除尚書吏部郎參天
選請謁不行出爲仁威南康主長史行府州國
事王典籤湯道愍暱於王用事府內僧孺每裁
抑之道愍遂謗訟僧孺逮詣南司奉牋辭府曰
下官不能避溺山隅而正冠李下旣貽疵辱方致
徽繩解籙收簪且歸初服竊以董生偉器止相
驕王賈子上才爰傳卑土下官生年有值謬仰

清塵假翼西雍竊步東閣多慙絃服取亂長裾
高榻相望直居坐右長階如畫獨在僚端借其
從容之詞假以寬和之色恩禮遠過申白榮望
多廁應徐厚德難逢小人易說方謂離腸墮首
不足以報一言露膽披誠何能以酬屢顧寧謂
爵羅裁舉微禽先落閭闔始吹細草仍墜一
辭九畹方去五雲縱天網是濕聖恩可恃亦復
孰寄心骸何施眉目方當橫潭亂海就魚鼈而
爲羣披榛捫樹從虺蛇而相伍豈復仰聽金聲

式瞻玉色顧步高軒悲如霰委踟躕下席淚若
綬縻僧孺坐免官久之不調友人廬江何炯猶
爲王府記室乃致書於炯以見其意曰近別之
後將隔暄寒思子爲勞未能忘弭昔季叟入
秦梁生適越猶懷悵恨且或吟謠況岐路之日
將離嚴網辭無可憐罪有不測蓋畫地刻木
昔人所惡叢棘旣累於何可聞所以握手戀戀
離別珍重弟愛同鄒季淫淫承驥吾猶復抗手
分背羞學婦人素鍾肇節金飈戒序起居無恙

動靜履宜子雲筆札元瑜書記信用旣然可樂
爲甚且使目明能祛首疾甚善甚善吾無普人
之才而有其病癩眩屢動消渴頻增委化任期
故不復呼醫飲藥但恨一旦離大辱蹈明科去
皎皎而非自汗抱鬱結而無誰告丁年蓄積與
此銷亡徒切高價厚名橫叨公器人爵智能無所
報筋力未之酬所以悲至撫膺泣盡而繼之以血
顧惟不肖文質無所底蓋困於衣食迫於飢寒
依隱易農所志不過鍾庾父爲尺板斗食之吏
以從阜衣黑綬之役非有奇才絕學雄略高謨
吐一言可以匡俗振民動一議可以固邦興國全
壁歸趙飛矢救燕偃息藩魏甘卧安郢腦日逐
髓月支擁十萬而橫行提五千而深入將能執
圭裂壤功勩景鍾錦繡爲衣朱丹被轂斯大文
夫之志非吾曹之所能及已直以章句小才蟲
篆末藝含吐繡縹之上翻躡罇俎之側委曲同
之鍼縷繫碎璧之米鹽孰致顯榮何能至到加
性踈澁拙於進取未嘗去稟許史遨遊梁竇俛

首脅肩先意承旨是以三葉靡邁不與運并
十年未從孰非能薄及除舊布新清暑方旦
抱樂街圖訟謳有主而猶限一吏於岑石隔千
里於泉亭不得奉板中涓預衣裳之會提戈
後勁則龍豹之謀及其投効歸來恩均舊隸升
文石登玉陛一見而降顏色再覩而接詰言非藉
左右之容無勞羣公之助又非同席共研之夙
逢寄餌卮酒之早識旦陪武帳仰文陛備聃
佚之柱下充嚴朱之席上入班九棘出專千里
三十一
梁書傳二十七
六
據操撮之雄官參人倫之顯職雖古之爵人不
次取士無名未有躡景追風奔驟之若此者也
蓋基薄牆高塗遙力踣傾蹙必然顛匍可俟竟
以福過灾生人指鬼瞰將均宥器有驗傾卮是
以不能早從曲影遂乃取疑邪徑故司隸慄慄
思得應弦譬縣厨之獸如離繳之鳥將充庖鼎
以餌鷹鷂雖事異鑿皮文非刺骨猶復因茲舌
杪成此筆端上可以投畀北方次可論輸左校
變爲丹赭充彼春薪幸聖主留善貸之德紆好

生之施解網呪禽下車泣罪愆茲真託憐其
穀餼加肉朽齒布葉枯株輟薪止火得不銷爛
所謂還魂斗極追氣泰山止復除名爲民福中
家巷此五十年之後入君之賜焉木石感陰陽
犬馬識厚薄自首方足孰不戴天而竊自有悲
者蓋士無賢不肖在朝見嫉女無美惡入宮見
妬家貧無苞苴可以事朋類惡其鄉原恥彼戚
施何以從人何以徇物外無奔走之友內乏強近
之親是以構市之徒隨相媒孽及一朝捐棄以快
怨者之心呼悲可矣蓋先貴後賤古富今貧李
倫所以發此哀音雍門所以和其悲曲又迫以
嚴秋殺氣具物多悲長夜展轉百憂俱至況復
霜銷草色風搖樹影寒蟲夕叫合輕重而同悲
秋葉晚傷雜黃紫而俱墜蜘蛛絡幕熠燿爭飛
故無車轍馬聲何聞鳴鷄吠犬俛眉事妻子舉
手謝賓遊方與飛走爲隣永用蓬蒿自沒愾
其長息忽不覺生之爲重素無一廛之田而有
數口之累豈曰匏而不食方當長爲傭保糊口

寄身溘死溝渠以實螻蟻悲夫豈復得與二三
士友抱接膝之歡履足差肩攜綺縠之清文談
希微之道德唯吳馮之遇夏馥范或之值孔嵩
愍其留賃憐此行乞耳儻不以垢累時存寸札
則雖先犬馬猶松喬焉去矣何生高樹芳烈裁
書代面筆淚俱下久之起爲安西成王參軍累
遷鎮右始興王中記室北中郎南康王諮議參
軍入直西省知撰譜事普通三年卒時年五十
八僧孺好墳籍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與沈
約任昉家書相埒少篤志精力於書無所不觀
其文麗逸多用新事人所未見者世重其富僧
孺集十八州譜七百一十卷百家譜集十五卷
東南譜集抄十卷文集三十卷兩臺彈事不
入集內爲五卷及東宮新記並行於世

張率字士簡吳郡吳人祖永宋右光祿大夫父
瓌齊世顯貴歸老鄉邑天監初授右光祿加給
事中率年十二能屬文常日限爲詩一篇稍進
作賦頌至年十六向二千許首齊始安王蕭遙

光爲揚州召迎主簿不就起家著作佐郎建武三年舉秀才除太子舍人與同郡陸倕幼相友狎常同載詣左衛將軍沈約適值任昉在焉約乃謂昉曰此二子後進才秀皆南金也卿可與定交由此與昉友善遷尚書殿中郎出爲西中郎南康王功曹史以疾不就乂之除太子洗馬高祖霸府建引爲相國主簿天監初臨川王已下並置友學以率爲鄱陽王友遷司徒謝朓掾直文德待詔省敕使抄乙部書又使撰婦人事

二十餘條勒成百卷使工書人琅邪王深吳郡范懷約褚洵等繕寫以給後宮率又爲待詔賦奏之甚見稱賞手敕荅曰省賦殊佳相如工而不敏枚臯速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於金馬矣又侍宴賦詩高祖乃別賜率詩曰東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余雖慙古昔得今今爲盛率奉詔往返數首其年遷祕書丞引見三衡殿高祖曰祕書丞天下清官東南官望未有爲之者今以相處足爲卿譽其恩過如此四年三月禊飲華

光殿其日河南國獻舞馬詔率賦之曰臣聞天
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故禮稱驪駟詩誦駉駉
先景遺風之美世所得聞吐圖騰光之異有時
而出洎我大梁光有區夏廣運自中負照無外
日入之所浮琛委贄風被之域越險効珍軫服
鳥號之駿駒駉參龍之名而河南又獻赤龍駒
有奇貌絕足能拜善舞天子異之使臣作賦曰
維梁受命四獸元符既臻協律之事具舉膠庠
之教必陳檀輿之用已偃王輅之御方巡考帝文

而率通披皇圖以大觀慶惟道而必先靈匪聖
其誰贊見河龍之瑞唐矚天馬之禎漢旣叶符
而比德且同條而共貫詢國美於斯今邁皇王於
曩昔散大明以燭幽揚義聲而遠斤固施之於
不窮諒無所乎朝夕並承流以請吏咸向風而
率職納奇貢於絕區致龍媒於殊域伊況古而
赤文爰在茲而朱翼旣効德於災運亦表祥於
尚色資皎月而載生祖河房而挺授種北唐之
絕類嗣西宛之鴻胥稟妙足而逸倫有殊姿而特

茂善環旋於薺夏知蹈躡於金奏超六種於周
閑踰八品於漢殿伊自然之有質寧改觀於肥
瘦豈徒服阜而養安與進駕以馳驟爾其挾
尺縣鑿之辨附蟬伏兔之別十形五觀之姿三
毛八肉之勢臣何得而稱焉固已詳於前製
徒觀其神奕視其豪異軼跨野而忽踰輪齊
秀騏而並末駟駝代盤而陋小華越定單而少
天驪信無等於漏面孰有取於決臯卑可以迹章
亥之所未遊踰焉益之所未至將不得而屈指

亦何暇以理轡若跡遍而忘反非我皇之所事
方潤色於前古邈深文而諸思旣而機事多暇
青春未移時惟上巳美景在斯進鎬飲之故實
陳洛讌之舊儀漕伊川而分派引激水以回池
集國良於民雋列樹茂於皇枝紛高冠以連栳
鏘鳴玉而肩隨清輦道於上林肅華臺之金
座望發色於綠苞佇流芬於紫裏聽磬罇之
畢舉聆韶夏之咸播承六奏之旣闋及九變之
已成均儀禽於唐序同舞獸於虞庭懷夏后之

九代想陳王之紫駢乃命消人効良駿經周
入鉤陳言右牽之已來寧執朴而後進既傾首
於律同又蹠足於鼓振耀龍首回鹿軀睨兩鑄
感雙鳥既就場而雅拜時赴曲而徐趨敏躁中
於促節捷繁外於驚駑桴騏行驥動獸發龍驤
雀躍鸞集鶴引鳧翔妍七盤之綽約陵九劍
之抑揚豈借儀於榆杖寧假器於毳皇婉脊投
頌俛膺合雅露沫歆紅沾汗流赫乃却走於集
靈馴惠養於豐夏鬱風雷之壯心思展足於六

野若彼符瑞之富可以臻介立而昭卒業措神
羣后誠希末光天子之穆之虞宗之訪也何則
進讓殊事豈非帝者之彌文哉今四衛外封五
岳內郡宜弘下禪之規增上封之訓背清都而
日行指云郊而立運將絕塵而弭轍類飛鳥與
駟駟總三才而驅鸞按五御而超攄翳卿雲於
華蓋翼絳風於屬車無逸御於玉軫不泛駕
於金輿飾中岳之絕軌營奉高之舊墟訓厚
況於人神弘施育於黎獻垂景炎於長世集靈

於斯萬在庸臣之方剛有從軍之大願必自
茲而展采將同畀於庖輝悼長卿之遺書憫周
南之留恨時與到洽周興嗣同奉詔為賦高祖
以率及興嗣為工其年父憂去職其父侍妓數
十人善謳者有色貌邑子儀曹郎顧玩之求娉
焉謳者不願遂出家為尼嘗因齋會率宅玩之
乃飛書言與率姦南司以事奏聞高祖惜其才
寢其奏然猶致世論焉服闋後久之不仕七年
敕召出除中權建安王中記室參軍預長名問
評不限日俄有敕直壽光省治景丁部書抄八
年晉安王成石頭以率為雲麾中記室王還南
兖州轉宣毅諮議參軍並兼記室王還都率除
中書侍郎十三年王為荊州復以率為宣惠諮
議領江陵令府遷江州以諮議領記室出監豫
章臨川郡率在府十年恩禮甚篤還除太子僕
累遷招遠將軍司徒右長史揚州別駕率雖歷
居職務未嘗留心簿領及為別駕奏事高祖嘗
問之並無對但奉荅云事在牒中高祖不悅

漢太子家令與中庶子陸倕僕射劉孝綽對堂
東宮管記遷黃門侍郎出為新安太守秩滿還
都未至丁所生母憂大通元年服未闋卒時年
五十三昭明太子遣使贈賻與晉安王諱令曰
近張新安又致故其人才筆弘雅亦足嗟惜隨
弟府朝東西日久尤當傷懷也比人物零落特
可潛慨屬有今信乃復及之率嗜酒事事寬恕
於家務尤忘懷在新安遣家僮載米三千石還
吳宅既至遂耗大半率問其故荅曰雀鼠耗也
率笑而言曰壯哉雀鼠肯不研問少好屬文而
七略及藝文志所載詩賦今亡其亡者並補作
之所著文衡十五卷文集三十卷行於世子長

六公嗣

劉孝綽字孝綽彭城人本名丹祖勳宋司空忠
昭公父繪齊大司馬霸府從事中郎孝綽幼聰
敏七歲能屬文舅齊中書郎王融深賞異之常
與同載適親友號曰神童融每言曰天下文章
若無我當歸阿士阿士孝綽小字也繪遺書世掌

詔誥孝綽年未志學繪常使代草之父嘗示沈納
任昉范雲等聞其名並命駕先造焉昉尤相賞
好范雲年長繪十餘歲其子季才與孝綽年並
四五及雲遇孝綽便申伯季才命季才拜之天
監初起家著作佐郎為歸沐詩以贈任昉昉報
章曰彼美洛陽子投我懷秋作詐慰耆嗟人徒
深老夫託直史兼衰賤轄司專疾惡九折多美
疹匪報庶良藥之其崇鋒穎春耕勵秋穫其為
名流所重如此遷太子舍人俄以本官兼尚書

水部郎奉啓陳謝手敕各曰美錦未可便製簿
領亦宜稍習頃之即真高祖雅好蟲篆時因宴
幸命沈約任昉等言志賦詩孝綽亦見引嘗侍
宴於坐為詩七首高祖覽其文篇篇嗟賞由是
朝野改觀焉尋有敕知青北徐南徐三州事出
為平南安成王記室隨府之鎮尋補太子洗馬
遷尚書金部侍郎復為太子洗馬掌東宮管記
出為上虞令還除祕書丞高祖謂舍人周捨曰
第一官當用第一人故以孝綽居此職公事免

尋復除祕書丞出爲鎮南安成王諮議入以事
免起爲安西記室累遷安西驃騎諮議參軍兼
權知司徒右長史事遷太府卿太子僕復掌東
宮管記時昭明太子好士愛文孝綽與陳郡殷
芸吳郡陸倕琅邪王筠彭城到洽等同見賓禮
太子起樂賢堂乃使畫工先圖孝綽焉太子文
章繁富羣才咸欲撰錄太子獨使孝綽集而序
之遷貞外散騎常侍兼廷尉卿頃之即真初孝
綽與到洽友善同遊東宮孝綽自以才優於洽
每於宴坐嗤鄙其文洽銜之及孝綽爲廷尉正
攜妾入官府其母猶停私宅洽尋爲御史中丞
遣令史窺其事遂劾奏之去攜少妹於華省棄
老母於下宅高祖爲隱其惡改妹爲姝坐免官
孝綽諸弟時隨藩皆在荆雍乃與書論共洽不平
者十事其辭皆鄙到氏又寫別本封呈東宮昭
明太子命焚之不開視也時世祖出爲荊州至
鎮與孝綽書曰君屏居多暇差得肆意典墳吟
詠情性比復稀數古人不以委約而能不伎癢且

虞卿史遷由斯而作想擗屬之興益當不少洛
地絀貴京師名動彼此一時何其盛也近在道務
閑微得點翰雖無紀行之作頗有懷舊之篇至
此已來眾諸屑役小生之詆恐取辱於廬江遮
道之燕慮興謀於從事方且塞帷自厲求瘼不
休筆墨之功曾何暇豫至於心乎愛矣未嘗有
歎思樂惠音清風靡聞譬夫夢想温玉飢渴
明珠雖愧下隨猶為好事新有所製想能示之
勿等清慮徒虛其請無忘貴系遺世代懷數路

言行遲遲芳札孝綽昔日伏承自辭皇邑爰
至荆臺示勞刺舉且摘高麗近雖預觀尺錦
而不覩金玉昔臨淄詞賦悉與楊脩未殫寶笥
顧慙先哲渚宮舊俗朝衣多故李固之薦二
邦徐珍之奏七邑感懷之道兼而有之當欲使
金石流功取用翰墨垂迹雖乖知二偶達聖心
爰自退居素里却掃窮閑比楊倫之不出譬張
摯之杜門昔趙卿窮愁肆言得失漢臣鬱志廣
叙盛衰彼此一時擬非其匹竊以文豹何辜以

爲罪由此而談又何容易故韜翰吮墨多歷寒暑
既嗣子幼南山之哥又微劾通渭水之賦無以自
同獻笑少酬褒誘且才乖體物不擬作於玄根
事殊宿諾寧貽懼於朱亥顧已反躬載懷累息
但瞻言漢廣邈若天涯區區一心分宵九逝殿
下降情白屋存問相尋食椹懷音矧伊人矣孝
綽免職後高祖數使僕射徐勉宣旨慰撫之每
朝宴常引與焉及高祖藉田詩又使勉先示孝
綽時奉詔作者數十人高祖以孝綽尤工即日

有敕起爲西中郎湘東王諮議啓謝曰臣不能
銜珠避顛傾柯衛足以茲踈倖與物多忤兼逢
匿怨之友遂居司隸之官交構是非用成萋斐
日月昭回俯明枉直獄書每御輒鑿蔣濟之冤
炙髮見明非關陳正之辯遂漏斯密網免彼嚴
棘得使還同士伍比屋唐民生死肉骨豈侔其施
臣誠無識孰不戴天踈遠畝隴絕望高闕而降
其接引優以旨喻於臣微物足爲榮墮况剛條
務業忍沾雲露周行所冀復齒盛流但雕朽污

糞徒成延獎捕影繫風終無効答又啓謝東宮
曰臣聞之先聖以衆惡之必監焉衆好之必監
焉豈非孤特則積毀所歸比周則積譽斯信知
好惡之間必待明鑒故晏嬰再爲阿宰而前毀
後譽後譽出於阿意前毀由於直道是以一大
所噬旨酒質其甘酸一手所搖嘉樹變其生死
又鄒陽有言士無賢愚入朝見嫉至若臧文之
下展季靳尚之放靈均縫侯之排賈生平津之
陷主父自茲厥徒其徒寔繁曲筆短辭不暇殫

述寸管所窺常由切齒殿下誨道觀書俯同
好學前載枉直備該神覽臣昔因立侍親承緒
言飄風貝錦譬彼讒慝聖旨殷勤深以爲歎臣
資愚履直不能杜漸防微曾未幾何逢詭罹難
雖吹毛洗垢在朝而同嗟而嚴文峻法肆姦其
必奏不顧賣友志欲要君自非上帝運超已之
光昭陵陽之虐舞文虛謗不取信於宸明在縲嬰
纒幸得蠲於庸暗裁下免黜之書仍頒朝會之
旨小人未識通方執馬懸車息絕朝覲方願滅

影銷聲遂移林谷不悟天聽罔已造次必彰不以
距違見疵復使引籍雲陛降寬和之色垂布帛
之言形之千載所蒙已厚況乃恩等特召榮同
起家望古自惟彌覺多忝但未渝丹石永藏輪
軌相彼工言構茲媒譏且款冬而生已凋柯葉空
延德澤無謝陽春後爲太子僕母憂去職服
闋除安西湘東王諮議參軍遷黃門侍郎尚書
吏部郎坐受人綯束爲餉者所訟左遷信威臨
賀王長史頃之遷祕書監大同五年卒官時年
五十九孝綽少有盛名而仗氣負才多所陵忽
有不合意極言詆訾領軍臧盾太府卿沈僧杲
等並被時遇孝綽尤輕之每於朝集會同處公
卿間無所與語反呼騶卒訪道途間事由此多
忤於物孝綽辭藻爲後進所宗世重其文每作
一篇朝成暮遍好事者咸諷誦傳寫流聞絕域
文集數十萬言行於世孝綽兄弟及羣從諸子
姪當時有七十人並能屬文近古未之有也其
三妹適琅邪王叔英吳郡張嶷東海徐悱並有

才學惟妻文允清拔排僕射徐勉子爲晉安郡卒
喪還京師妻爲祭文辭甚悽愴勉本欲爲哀文
旣覩此文於是閣筆孝綽子諒字求信少好學
有文才尤博悉晉代故事時人號曰皮裹晉書
歷官著作佐郎太子舍人王府主簿功曹史中
城王記室參軍

王筠字元禮一字德柔琅邪臨沂人祖僧虔齊
司空簡穆公父楫太中大夫筠幼警寤七歲能
屬文年十六爲芍藥賦甚美及長清靜好學與

從兄泰齊名陳郡謝覽覽弟舉亦有重譽時
人爲之語曰謝有覽舉王有養炬炬是泰養即
筠並小字也起家中軍臨川王行參軍遷太子
舍人除尚書殿中郎王氏過江以來未有居郎署
者或勸逡巡不就筠曰陸平原東南之秀王文
度獨步江東吾得比蹤昔人何所多恨乃欣然
就職尚書令沈約當世辭宗每見筠文咨嗟吟
味以爲不逮也嘗謂筠昔蔡伯喈見王仲宣稱
曰王公之孫也吾家書籍悉當相與僕雖不敏

請附斯言自謝眺諸賢零落已後平生意好殆
將都絕不謂疲暮復逢於君約於郊居宅造閣齋
筠爲草木十詠書之於壁皆直寫文詞不加篇
題約謂人去此詩指物呈形無假題署約製郊居
賦構思積時猶未都畢乃要筠示其草筠讀至
雌霓五激反連踏約撫掌欣抃曰僕嘗恐人呼爲
霓五鷄反次至墜石礮星及冰懸堦而帶坻筠皆
擊節稱贊約曰知音者希真賞殆絕所以相要
政在此數句耳筠又嘗爲詩呈約即報書去臨見

所示詩實爲麗則聲和被紙光影盈字嬰牙接
響顧有餘慙孔翠羣翔豈不多愧古情拙目每
佇新奇爛然總至權輿已盡會昌昭發蘭揮玉
振克諧之義寧止笙簧思力所該一至于此歎
服吟研周流忘念昔時幼壯頗愛斯文含咀之
閒倏焉疲暮不及後進誠非一人擅美推能寔
歸吾子遲比閑日清覲乃申筠爲文能壓強韻
每公宴並作辭必妍美約常從容啓高祖曰晚
來名家唯見王筠獨步累遷太子洗馬中舍人

並掌東宮管記昭明太子愛文學士常與筠及
劉孝綽陸倕到洽殷芸等遊宴玄圃太子獨執
筠袖撫孝綽肩而言曰所謂左把浮丘袖右拍洪
崖肩其見重如此筠又與殷芸以方雅見禮焉出
爲丹陽尹丞北中郎諮議參軍遷中書郎奉敕
製開善寺寶誌大師碑文詞甚麗逸又敕撰中
書表奏三十卷及所上賦頌都爲一集俄兼寧遠
湘東王長史行府國郡事除太子家令復掌管
記普通元年以母憂去職筠有孝性毀瘠過

禮服闋後疾廢久之六年除尚書吏部郎遷太
子中庶子領羽林監又改領步兵中大通二年
遷司徒左長史三年昭明太子薨敕爲哀策
文復見嗟賞尋出爲貞威將軍臨海太守在
郡被訟不調累年大同初起爲雲麾豫章王長
史遷祕書監五年除太府卿明年遷度支尚書
中大同元年出爲明威將軍永嘉太守以疾
固辭徙爲光祿大夫俄遷雲旗將軍司徒左長
史太清二年侯景寇逼筠時不入城明年太宗

即位爲太子詹事筠舊宅先爲賊所焚乃寓居
國子祭酒蕭子雲宅夜忽有盜攻之驚懼隊并
卒時年六十九家人十餘人同遇害筠狀貌寢
小長不滿六尺性弘厚不以藝能高人而少擅
才名與劉孝綽見重當世其自序曰余少好書
老而彌篤雖遇見瞥觀皆即疏記後重省覽權
興彌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自年十三四齊建
武二年乙亥至梁大同六年四十載矣幼年讀
五經皆七八十遍愛左氏春秋吟諷常爲口實

三十四

梁書傳五

二十四

范華

廣略去取凡三過立抄餘經及周官儀禮國語
爾雅山海經本草並再抄子史諸集皆一遍
未嘗倩人假手並躬自抄錄大小百餘卷不足
傳之好事蓋以備遺忘而已又與諸兄書論家
世集云史傳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並累世
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世擅雕龍然不過父子兩
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
人有集如吾門世者也沈少傅約語人云吾少
好百家之言身爲四代之史自開闢已來未有

爵位蟬聯文才相繼如王氏之盛者也汝等仰
觀堂構思各努力筠自撰其文章以一官為
一集自洗馬中書中庶子吏部佐臨海太府各十
卷尚書三十卷凡一百卷行於世

史臣陳吏部尚書姚察曰王僧孺之巨學劉孝
綽之詞藻主非不好也才非不用也其拾青紫
取極貴何難哉而孝綽不拘言行自躡身名徒
鬱抑當年非不遇也

梁書傳二十七

三五

王桂

列傳第二十七

梁書三十三

列傳第二十八

梁書三十四

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張緬弟續綰

張緬字元長車騎將軍弘策子也年數歲外祖中山劉仲德異之嘗曰此兒非常器為張氏寶也齊永元末義師起弘策從高祖入伐留緬襄陽年始十歲每聞軍有勝負憂喜形於顏色天監元年弘策任衛尉卿為妖賊所害緬痛父之酷喪過於禮高祖遣戒喻之服闋襲洮陽縣侯

二十九十四

梁書傳二十八

應子華

召補國子生起家祕書郎出為淮南太守時年十八高祖疑其年少未閑吏事乃遣主書封取郡曹文案見其斷決元愜甚稱賞之還除太子舍人雲麾外兵參軍緬少勤學自課讀書手不輟卷光明後漢及晉代衆家客有執卷質緬者隨問便對略無遺失殿中郎缺高祖謂徐勉曰此曹舊用文學且居鴈行之首宜詳擇其人勉舉緬充選頃之出為武陵太守還拜大子洗馬中舍人緬母劉氏以父沒家貧葬禮有關遂終

身不居正室不隨子入官府。緬在郡所得祿俸不敢用。乃至妻子不易衣裳。以遠都並供其母。賑贍親屬。雖累載所畜一朝隨盡。緬私室常間。然如貧素者。累遷北中郎。諮議參軍。寧遠長史。出為豫章內史。緬為政任恩惠。不設鈎距。吏人化其德。亦不敢欺。故老咸云。數十年未之有也。大通元年。徵為司徒左長史。以疾不拜。改為太子中庶子。領羽林監。俄遷御史中丞。坐收捕人與外國使闕左降。黃門郎兼領先職。俄復為具。緬

居憲司。推繩無所顧。立號為勁直。高祖乃遣畫工圖其形於臺省。以勵當官。中大通三年。遷侍中。未拜。卒。時年四十二。詔贈侍中。加貞威將軍。侯如故。贈錢五萬。布五十匹。高祖舉哀。昭明太子亦往臨哭。與緬弟續書曰。賢兄學業該通。莅事明敏。雖倚相之讀墳典。却穀之敷詩書。惟今望古。蔑以斯過。自列官朝。二紀將及。義惟僚屬。情實親友。文筵講席。朝遊夕宴。何曾不同。茲勝賞。共此言。寄如何長謝。奄然不追。且年甫強。仕

方申才力摧苗落穎彌可傷惋念天倫素睦一旦相失如何可言言及增哽墜筆無次緬性愛墳籍聚書至萬餘卷抄後漢晉書衆家異同爲後漢紀四十卷晉抄三十卷又抄江左集未及成文集五卷子傳嗣

續字伯緒緬第三弟也出後從伯弘籍弘籍高祖舅也梁初贈廷尉卿續年十一尚高祖第四女富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封利亭侯召補國子生起家祕書郎時年十七身長七尺四寸眉目

踈朗神彩爽發高祖異之嘗曰張壯武云後八葉有逮五者其此子乎讚好學兄緬有書萬餘卷晝夜披讀殆不輟手祕書郎有四員宋齊以來爲甲族起家之選待次入補其居職例數十百日便遷任續固求不徙欲遍觀閣內圖籍嘗執四部書目曰若讀此畢乃可言優仕矣如此數載方遷太子舍人轉洗馬中舍人並掌管記續與琅邪王錫齊名普通初魏遣彭城人劉善明詣京師請和求識續續時年二十三善明見

而嗟服累遷太尉諮議參軍尚書吏部郎俄爲
長史兼侍中時人以爲早達河東裴子野曰張
吏部在喉舌之任已恨其晚矣子野性曠達自
去年出三十不復詣人初未與續遇便虛相推
重因爲忘年之交大通元年出爲寧遠華容公
長史行琅邪彭城二郡國事二年仍遷華容公
北中郎長史南蘭陵太守加貞威將軍行府州
事三年入爲度支尚書母憂去職服闋出爲吳
興太守續治郡省煩苛務清靜民吏便之大同

二年徵爲吏部尚書續居選其後門寒素有一
介皆見引拔不爲貴要屈意人士翕然稱之五
年高祖手詔曰續外氏英華朝中領袖司空以
後名冠范陽可尚書僕射初續與參掌何敬容
意趣不協敬容居權軸賓客輻湊有過詣續者
輒距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及是遷爲
表曰自出守股肱入尸衡尺可以仰首伸眉論
列是非者矣而寸衿所滯近蔽耳目深淺清濁
豈有能預加以矯心飾貌酷非所閑不喜俗人

與之共事此言以指苟容也績在職議南郊御
乘素輦適古今之衷又議印綬官備朝服宜並
著綬時並施行九年遷宣惠將軍丹陽尹未拜
改爲使持節都督湘桂東寧三州諸軍事湘州
刺史述職經途乃作南征賦其詞曰歲次姬訾
月惟中呂余謁帝於承明將述職於南楚忽中
川而又顧懷舊鄉而延佇路漫漫以無端情容
容而莫與乃弭節歎曰人之寓於宇宙也何異
夫栖鳩之爭戰附蚋之遊禽而盈虛倚伏俯仰

浮沈矜榮華於尺景總萬慮於寸陰彼忘機於
粹日乃聖達之明箴妙品物於貞觀曾何足而
繫心撫余躬之末迹屬興王之盛世蒙三樂之
休寵荷通家之渥惠登石渠之三閣典校文乎
六藝振長纓於承華眷儲皇之上叡居銜觴而
接席出方舟以同濟彼華坊與禁苑常宵盤而
晝慙思德音其在耳若清塵之未逝經二紀以
及茲悲明離之永翳惟平生之褊能實有志於
獲息慙滅沒之千里謝韓哀於八極如萋萋之

代用譬輪轅之曲直愧周任之清規諒無幾
陳力逢濯纓之嘉運遇井汲之明時懷君恩而
未荅顧靈瑣而依遲總端揆以居副長庶僚而
稱師猶深泉之短綆若高墉而無基伊吾人之
罪薄豈斯滿之能持奉皇命以奏舉方驅傳於
衡疑遭夕宿以言邁戒晨裝而永辭行搖搖於
南逝心眷眷而西悲爾乃橫濟牽牛傍瞻雉庫
前觀隱胙却視雲布追晉氏之啓戎覆中州之
鼎祚鞠三川於茂草雲沿兩京於朝露故黃旗紫

蓋運在震方金陵之兆允符厥祥及歸命之銜
璧爰獻璽於武王啓中興之英主宣十世而重
光觀其內招人望外攘干紀草創江南締構基
址豈徒能布其德主晉有祀雲漢作詩斯于見
美而已哉乃得正朔相承于茲四代多歷年所
二百餘載割疆場於華戎拯生靈於宇內不被
髮而左衽繫明德其是賚次臨滄之層巘尋叔
寶之舊堦蘊珠王之餘潤昭羅綺之遺妍懷昔
人之遠理豈喜愠其能遷雖塊埋於百世猶映

澈於九泉經法王之梵宇覩因時之或躍從四
海之宅心故取亂而誅虐在蒼精之將季翦洪
柯以銷落既觀蝸而逞刑又施獸而爲諸侯高
塗以巧笑俟長星而懽喙何慄慄之黔首思假
命其無託信人欲而天從爰物覩而聖作我皇
帝膺籙受圖聰明神武乘豐而運席卷三楚師
克在和仁義必取形猶積決應若飈舉於是殪
桑林之封豨繳青丘之大風戢干戈以耀德肆
時夏而成功放流聲於鄭衛屏豔質於傾宮配

軒皇以邁迹豈商周之比隆化致升平于茲四
紀六夷膜拜八蠻同軌教穆於上庠冤申於大
理顯三光之照燭降五靈之休祉諒殊功於百
王固無得而稱矣沂金牛之迅渚覩靈山之雄
壯實江南之丘墟平雲霄而竦狀標素嶺乎青
壁葺頽文於翠嶂跳巨石以驚湍批衝巖而駭
浪鏗千尋之峭岸滾萬流之大壑隱日月以蔽
虧搏風煙而回薄崖映川而晃朗水騰光而倏
燦積霜霰之往還鼓波濤之前却下流沫以洊

險上岑峯而將落聞知命之是虞故違風而靡
託訊會骸之詭狀云怒特之來奔及漁人之垂
餌沈潛鎖於洪源鑿幽塗於忠武馳四馬之高
軒不語神以徵怪情存之而勿論曬姑熟之舊
朔訪遺迹兮宣武挾仲謀之雄氣朝委裘而作
輔歷祖宗之明君猶負芒於盛主勢傾河以覆
岱威回天而震宇雖明允之篤誠在伊稷而未
舉矧有功而無志豈季葉其能處懼貽笑於文
景憂象賢之覆餗雖苞蘖以代興終夷宗而殄
族彼儋石之贏儲尚邀之而俟福沉神明之大
寶乃闇干於天祿造局鍵之候司發傳書於閔
尉據轅轅乎伊洛守衡津於河渭無矯且以招
賓闕捐縵而待貴實祇敬於王典懷鞠躬而屏
氣惟函谷之襟帶疑武庫之精兵採風謠於往
昔聞乳獸於甯成在當今而簡易止譏鑿其姦
情陋文仲之廢職鄙彫門之食征於是近睇赭
岑遙瞻鵠岸島嶼蒼茫風雲蕭散屬時雨之新
晴觀百川之浩渺水泓澄以闇久山參差而辨

旦忽臨睨於故鄉眇江天其無畔溯洄流而右
阻導長薄而左貫獨向風以舒情塞芳洲其誰
翫息銅山而繫纜訪叔文之靈宇得舊名而猶
存皆攢蕪而積楚想夫君之令問實有聲於前
古拯巴漢之廢業爰配名於鄒魯辨山精以息
訟對祠星而寤主母撫事以懷人非末學其能
覩嘉梅根之孝女尚乘肥於勝姬嗟吳人之重
辟憂峻網於將貽彼沈瓜而顯義指滄波而為
期此浮履以明節赴丹爛其何疑信理感而情

三月廿五

集書傳二十八

九

悼實悽悵於余悲空沈吟以遐想愧邯鄲之妙
詞望南陵以寓目美牙門之守志當晉師之席
卷豈藩籬而不庇攜老弱於窮城猶區區乎一
簣雖挈瓶之小善寔君子之所識關一旬

是謂事人之禮入雷池之長浦想恭岱之芳
塵臨魚官以輟膳踐寒蒲之抽筠又有生為令
德沒為明神或捐家事主攜手拜親或正身殉
義哀感市人所以家稱純孝國號能臣揚清徽
於上列並異世而為隣發曉渚而遡風苦神吳

之難習岸曜舟而不進水騰沙以驚急天曠曠其
垂陰雨霏霏而來集愍征夫之勞瘁每寒惟而佇
啻江淹之派別望彭匯之通津塗未中乎及絳
日已盈於浹旬於是千流共歸萬嶺分狀倒景
懸高浮天瀉壯清江洗滌平湖夷暢翻光轉彩
出沒搖漾岷山嶠冢悠遠寂寞青溢赤岸控汐
引潮望歸雲之翳翳揚清風之飄飄泉飛流於
翠薄耿長虹於青霄若夫灌莽川涯層潭水府
游泳之所往還喧鳴之所攢聚羣飛沙漲掩薄
草渚竒甲異鱗雕文絳羽聽寡鶴之偏鳴聞孤
鴻之慕侶在客行而多思獨傷魂而悽楚美中
流之衝要因習坎以守固旣固之而設險又居
之而務德南通珠崖夜群西款玉津華墨莫不
內清茲宥外弭苛慝籬屏京師事有均於齊德
也晒匡嶺以躊躇想霞裳於雲仞流媚娥之逸
響發王子之清韻若夜光而可投豈榮華之難
擯羨還丹其何術佇一九於來信徑遵途乎鄂
渚迹孫氏之霸墓陳利兵而蓄粟抗十倍之銳

師在賢才之必用寧推誠而忍欺圖富強以法
立屬貞臣而日嬉識徐基於江畔云釣臺之舊
址方戰國之多虞猶從容而宴喜欽輔吳之忠
諒歎仲謀之虛已處君臣而並得良致霸其有
以伊文侯之雅望誠一代之偉人禰觀書以心
服玉比德而譽均邁時雄之應運方協義以經
綸名旣逼而愈賞言雖聞而彌親惜勤王於延
獻俾漢京之惟新何天命其弗與悲盛業之未
申汎蘆洲以延佇聞伍員之所濟出懷珠而免

讎歸投金以荅惠彼無求於萬鍾唯長歌而鼓
拙慨斯誠之未感乃沈軀以明誓空負恨其何
追徒臨食而先祭及旋師於鄭國美邀福於來
裔入郢都而抵掌壯天險之難窺允分荆之勝
略成百代之良規賈生方於指大應侯譬之水
披所以居宗振末強本弱枝聞古今之通制歷
盛衰而不移可不謂然與美經國之遠體也酌
忠言於城郢播終古之芳猷忘我躬之匪閱顧
社稷而懷憂服莊王之高義乃徵名於夏州恥

蹊田之過罰納申叔之嘉謀觀巫臣之獻箴鑒
周書以明喻何自謀其多僻要桑中而遠赴若
由之誅丹實匡君以成務在兩臣而優劣居
二主其並裕臨赤崖而慷慨摧雄圖於魏武乘
戰勝以長驅志吞吳而并楚總八州之毅卒期
姑蘇而振旅時有便乎建瓴事無留於蕭谷霸
孫赫其霆奮杖萬俗之英輔裂宇宙而三分誠
決機乎一舉嗟玄德之矯矯思興復於舊京招
卧龍於當世配管仲而稱英收散亡之餘弱結
與國而連橫延五紀乎岷漢紹四百於炎精望
巴丘以遭回遵洞庭而啟帆沈輕舟而不繫何
靈胥之浩蕩眺君禰之雙峯徒臨風以增想償
瑤觴而一酌駕彩蜺而獨往爾乃南箕衡霍北
距沮漳包括沅澧汲引瀟湘滉滉長邁漫漫回
翔蕩雲沃日吐霞含光青碧潭嶼萬頃澄澈縉
蘭從風素沙被雪雜雲霞以舒卷間河洲而斷
絕回曉文於中川起長飈而半滅稅遺禱之舊
浦瞻汨羅以隕泗豈懷寶而迷邦猶殷勤而二